清血追毒
九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疔毒服九立止痛苦 淋濁症奇妙永不再發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仿單遵服勿誤 成都市售處總府街 裕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老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街同人藥房 鹽市口華興藥房

智育影院 五月十二日演 **滿江紅**

大光明 五月十二日演 **紅淚影**

高柏林啓事
鄙人原名洹之現已更名柏林附函親友申明外惟恐未及週知特再登報申明此啓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十九回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朝湯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開 報斬湯 逼歡學 良駕機 跳舞臨 胡蝶跳舞 和口 托國出洋 學 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街 哭屍捐款 舉劉 鄧兩軍大戰飛河 成都新聞經售

曾鑄成 專治
婦女乾痳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笑史 笑笑笑 真正妙 哈哈哈笑 足跳 姨太太外 買來瞧 笑得雙 笑得眼淚吊 又滑稽 又熱鬧 又香豔 又不悄 有官場 有鄉茗 和尚與老道 社會黑幕一齊描 買 都瞧 瞧了了笑 叫叫叫了跳 連 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 郵票代價

福煙
好福煙
純記福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稱贊
好名譽有十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成都新聞

第叁柒玖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本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妬之模範

梅侍

城南某里，有樓屋數幢，雞棲哄逆，分門別戶，以薄板代牆堵，隔鄰笑語，隱約可聞，僦値甚廉，從來盧閈，本文所紀之主人翁，即居其中。事涉閨闥，仍按常例，概爲隱諱，以甲乙丙代之。

某甲夫婦，均越王台畔人。夫爲商販。月入甚微，賴其婦針黹所入彌補，差堪度日。鄰右某乙，經商異地，家惟少婦獨居，貌不甚妍，而裝束則備極摩登，嘗造鄰家閒話；甲亦漸與諗熟，惑其妖冶，頗思染指。以耳目衆多，終不及於亂。里中居戶既稠，良莠不齊，時復有人誘甲婦作博戲，顧技術非精，屢喪厥資。甲聞之，乘機語婦曰：「是互鄉也。不可以久留！」遂卜擇吉宇，剋日他遷。越夕，履濮上桑間之約，乙婦潛啓後門，縱之登樓，鵲估鵲巢，顛鸞倒鳳，略無顧忌。鄰左爲某丙夫婦所居，一牆之隔，聆之甚悉，穴隙相窺，一幅秘戲圖，了然在目，纖悉無遺。翌日以語同里之好事者，繪影繪聲，口講指畫，且從而增益之。乙婦僞羞赧，飪豚肩一事爲壽，冀掩其口。而丙夫婦天性陰狠，夙無恆產，有挾而求，貪婪無厭。乙婦不勝其擾，稍稍拒之。丙婦恚暴，其事於衆，且大言曰：「淫婦以肉體布施乃至垂涎吾夫，直欲間吾伉儷情乎？」實則丙容態委瑣，語言可憎，乙婦雖蕩，何致視爲面首？其事過誕，鄰人嘁嗤之以鼻。乙婦不能忍，訴於警吏，稱某丙夫婦，將以毀損名譽之罪，幸有人出爲緩頰，先後開釋。亦本無事矣；詎丙婦不知自責，猶復生心，奔告甲婦，唆其問罪，藉洩私忿。甲婦知旨，目笑存之。數日後，密訪乙婦，備言謠諑，慰之曰：「夫己氏（指丙婦）之惡知之甚悉，桀犬吠堯，胡足深責，嫂與我相交有素，情同骨肉，一至致出此，妄言不足信，幸以大度處之，毋介介也。」乙婦內愧，惟堅握其手，默示感謝而已，甲婦退而告人曰，「丙婦所言，就令誠爲事實，然一經揭穿，乙婦聲名不足惜，其如拙夫何？吾家非素封，仰望終身者，良人耳，脫有失足，兒輩將無噉飯地矣！」聞者韙之。於是知妒爲天性，乙婦何能例外，特稍德圓大，智慮縝密，瞻前顧後，投鼠忌器，故不惜含忍處之。藉令長舌婦奸謀得售，禍患伊於胡底，權衡輕重，所全實多，謂爲妬之模範，不亦宜乎？

小舞台

新打判官

第八幕

「楊劍編」

（續）既是你不能說出，其罪就歸于你，你們狼狽爲奸，通同作弊，本月的新水，與你扣了，滾出去罷。（孟林介）部下乃是聽差之人，判官怎樣對我說，叫我怎樣對太太說，部下也不敢從中添言，也不敢實說，既是太太要我實說，判爺怪我，太太能夠負全責，我就實說了，（花旦介）這是很不生關係的，你向我說了，判爺不敢把你怎樣，完全有我，說不上你有關係的，（孟林介）他們在東安里旅館內，吃花酒去了，（花旦介）噫，胖子！做得好事，快去把汽車開來，我去找他，（孟林介）太太不要去，判爺要怪我，（花旦介）有我，快去！（孟林介）是是是。（花旦與孟林同下）（第八幕完）

軍士銘

（林）

兵不在多，有精則奇；將不在勇，有謀則宜；斯是軍旅，爲國効命；迅暇則訓練，臨敵守紀律，談笑不苟且，行止相扶持，可以挽利權，可以恢領土，殺刎強，有義勇之譽耳，無貪生之念慮，抱爲戰死

一婦怪產一隻蛤蟆

約七八寸許

北平訊：德勝門外清河鎮迤東于家故地方，住有楊福生者，妻高氏，情感甚佳，去歲夏間，高腹部日漸突起，楊某以高氏身懷有孕，甚爲喜悅，詎於日前高氏腹部疼痛異常，楊某請來取生婆，以備高氏臨蓐，至六時許，收生婆施用手術後，流出許多清水，旋竟產大約七寸許之蛤蟆，當經楊某用鐵鍬將其擊斃，附近村民聞知，莫不傳爲奇事云。

絕妙好詞

近人南陽某君（佚其名）好諧謔，喜作滑稽文字，鄰人某皮膚黧黑，因作「黑人贊」以諷之：

「贊黑人之頭顱兮，夜壺去釉；贊黑人之牙齒兮，瓜子一串；贊黑人之皮膚兮，鍋底上看；贊黑人之職業兮，煤窰督辦；贊黑人之放屁兮，烏煙一片；贊黑人之屎溺兮，一骨節炭；贊黑人之子孫兮，豬娃一圈。」

康熙時，長江黎士弘，署廿山縣，該縣習俗，春秋會，均奉劉備爲案神，兩鄉之賽者，偶因爭道先後，互鬨控縣，詞稱彼鄉劉備，欺負我鄉劉備，黎大笑，各抨其首事人，而還之，乃戲判洛陽詞，一首，讀之至堪吟味，詞云：「笑煞兩家劉備，一般爭閑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源結義，多是小人生意，有何干係！輕輕十板，歸家還算縣官省事。」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
1、沒有書押出字費
2、沒有代[illegible]費
3、沒有買方[illegible]費
4、并有律師[illegible]
5、并有詳細[illegible]
6、[illegible]行址：南新街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129）

第二十六回 逛馬路舊歡逢意外 吃宵夜故友來筵前

閒話少說。可要弄兩客宵夜來喝酒。桐生應道。好啊。女招待便轉身而去。那個小大塊頭女招待。見有三個顧主進門。忙去招待。小谷便向桐生問道。你說和我去見識明星。怎麼到這裏來打渾呢。桐生笑答道。那末你眞有眼不識泰山了。我和她打渾的。就是人稱騷在骨子裏的明星騷姐姐呀。那個小大塊頭。也是電影界的前輩明星。因她太高。且是女學生出身。人遂叫她高材生。小谷很怪異的問道。唉。這兩個旣是電影明星。緣何墮落到這宵夜館裏來做堂倌呢。桐生道。這裏老闆。化着重金。延請她倆來做活招牌的。月薪每人百元。賺了錢還有紅利。何樂而不爲。這裏的老闆。也是電影界著名人物。否則那裏請得到她們。說到這裏。堂倌送上宵夜。騷姐姐手中擔着兩個玻璃瓶。隨後走來。向桐生問道。你們喝白蘭地呢。還是惠柏司。桐生含笑說道。外國酒不喝。言下。指着小谷繼說道。這位杭州朋友。渴慕大名。要想喝你骨子裏的水。騷姐姐答道。只有黃的排洩物。要喝嗎。話聲未絕。走進兩個人來。一個穿西裝的少年。高叫道。小谷兄。久違了。方纔大罵柱顛。有失迎迓。抱歉得很。欲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傳雅謔名士鬧華筵 聘雄辯嬌兒作標客

好色原是人之天性。滬上一般投機份子。爲迎合人心起見。都用女招待。以廣招徠。那文華亭本是冰忌淋店。兼着兩個女明星獲利甚夥。等到秋涼。改爲宵夜館原名清涼居。新近因時令關係。改稱文華亭。當下小谷和桐生正在和騷姐姐索取她骨子裏的水喝。驀地闖進兩個熟客來招呼小谷。小谷見是孫小芙和周吉相。慌忙招呼入座。桐生本來和他們是嫖友。所以劈口就打趣道。你們倆此來。究竟想吃骨子裏的水呢。還是想揩小大塊頭的油。騷姐姐嬌嗔道。挑老。你再敢說聲骨子裏。那就莫怪我得罪你。桐生不則一聲。小芙正欲開言。卻被桐生伸手把他的口掩住。引得鬨座大笑。騷姐姐道。放得斯文些吧。被人瞧着算什麼。外國酒弗吃。拿兩壺花雕來。小店裏中西菜都有。儘你們點好哩。保你價廉物美。吉相笑道。物美則有之。價廉只怕未必。騷姐姐道。點幾樣試試看。吃出還錢。一壁說。一壁取過菜單。桐生道。

川報社社長劉熙泉啓事

爲熙泉此次奉派川報社副社長已於一日前由滬返省主持一切刻正積極籌備期於最近數日內復刊所有以前訂戶及未刊滿期之廣告均於復刊時繼續分別補足特此鄭重申明此啓

感謝 湖廣館街 趙□子先生

余患精神病□□如神余因病每年數年久沒[illegible]

[illegible]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必效必突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可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南土漂煙

總府街鳥福館對門製葷廠樓上黃金罐專店歡迎來賓添繪南七錢杯四千三層樓上每杯三千煙味純香足與南土一北鬧者騙諸君試枉兩便知言之非謬

廣東 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illegible]皆能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翻發諸君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每瓶定價大洋五角總府街生生藥房壽者藥房華榮藥房代售

民衆電影院 地址布後街

五大特色

一、院地寬大 空气頂好

二、影片新鮮 不打重台

三、彈簧汽椅 坐位舒服

四、滿街電燈 交通便利

五、白話說明 容易了解

民衆影院 本月十二日起演

一個紅蛋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遭擒甄隱班師 二闖潼關徐擧進京

甄隱甩扇一揮，將鄭鼎寶弓打轉，再一揮時，鄭鼎已滾鞍落馬，龍驤將軍，上前用繩綑住，並將戰馬牽回，唐營將士，齊聲叢喊，以壯聲威，盧霸林魏朝賢黎彥虎等，莫不暗暗稱奇，看見領軍使一扇揮去，將鄭鼎寶弓揮轉，心想這一揮之力，若無千斤，怎能揮轉，領軍使必有仙法，正自驚奇，忽見鄭鼎滾鞍落馬，龍驤將軍李飛熊，趕步上前，將雪電駒牽往，虎賁將軍田奇，已將鄭鼎綁好，押進旗門，返身出陣，甄隱用扇指着大安陣前，專要蒲鸞英出馬，話聲未畢，但聽鋼鈴響亮，蒲鸞英一至陣前，大聲罵道，孺子胆敢逞強，可知我鴛鴦弓的利害，趕急將鄭總督禮送回山，還則罷了，如其不然，一弓將爾劈爲兩段，甄隱笑道，本使久聞汝兩人猖獗，特來擒你，若識時務，即速下馬請降，本使保你官職，倘再執迷不悟，鄭鼎即是前車之鑒，蒲鸞英聞言大怒，舉起寶弓，劈頭就打，甄隱用扇往上一揮，弓從頭上蓋過，蒲鸞英回弓再打，甄隱兩腿一夾，跨下寶馬，跑開陣式，蒲鸞英也將風雲豹一催，兩馬在陣前盤旋，頓時塵土飛揚，如在濃霧之中，看不出兩人的戰法，魏朝賢見狀，暗暗心喜，惟願蒲鸞英，一弓將甄隱打死，我即重領兵權，此時鄭鼎，已經被擒，只蒲賊一人，有黎彥虎對敵，不待螺沉舟，亦可將大安削平，這場大功，仍然歸我，想到高興，不由拈鬚微笑，正自興高采烈，忽見甄隱向本陣逃回，蒲鸞英提弓追趕，剛至陣前，甄隱返手一扇，蒲鸞英身子往後一揚，寶弓墜地，甄隱急回過馬頭，復手一扇，蒲鸞英從馬側滾落下地，昏迷不省人事，李飛熊照前牽住戰馬，田奇用繩綁好，仍然押進旗門，魏朝賢見狀，只驚得目呆口呆，坐在馬上，猶如泥塑木雕一般，楊際昌等，更是驚服，視甄隱猶如天人，這大安山的兩張弓，與白飛虎軍，唐營將士，莫不聞名喪胆，見兩即逃，今見兩人，俱被生擒，軍士勇氣，驟增十倍，金鼓之聲，震動山谷，甄隱擒了二將之後，猶自勒馬陣前，以待大安兵士，忽見旗門開展，冲出一男一女，男的年約七旬，白鬚飄灑胸前，手執七節鋼鞭，女的年約二九，生得來千嬌百媚，手提梨花鎗，並馬冲出陣前，甄隱笑道，大安山無有大將，竟令老漢少女出陣，本使不忍殺你，急回陣去，換將再戰，老者大怒道，小子何得狂言，可知李青父女的威名麼，甄隱笑道，俱是無名之輩，冰娘早已大怒，舉槍便刺，甄隱用扇左右一揮，冰娘從馬後一個倒跌，李青從鞍側摔下，俱被綁了，大安山頓時鳴金收軍，張豹墨賽花，親自斷後，甄隱不叫道，墨賽花你可緩緩收兵，本使行軍，素不乘人之危，你可重整旗鼓，明日再決勝負，說罷拴馬回陣，盧霸林黎彥虎等，急上前迎接，連聲致賀，甄隱笑着，向魏朝賢道，軍師言鄭蒲兩賊，驍勇異常，今日眼見，連擒四將，本使倘未用力，大安山之猖獗，實足下有以助長之也，說罷吩咐田奇，將四將押隨馬後，代回中軍寶帳，本使自會處理，並令盧霸林楊際昌等，不必侍候，即各歸本營，小心防守，[illegible]遵令，送過之後，各自飛馬回營去了，[illegible]

哀情小說

情天莫補（笑）續

碧珍聞而泣曰。吾二人情重緣慳離長會短。來成聲侶，先唱驪歌。祖道離筵。魂銷腸斷。此後北勞飛燕。各自東西。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耶。語畢。珠淚已潸潸而下。羅巾屢拭。猶帶啼痕。東山曰。珍妹眞多情人也。吾父性雖頑固。但汝我之靈犀一點。隨處皆通。彩鳳雙飛。不妨姑待。吾之此行。正使李氏聞之。緩此姻事。他日吾兩人連理枝頭。花開并蒂。唱隨之樂。雖遲庸何傷耶。言已。緊握碧珍之玉手。相對黯然而悲。轉眼夕照西沉。炊煙四起。東山興辭欲歸。從懷中取出玉扣一枚。贈與碧珍曰。珍妹愼藏之。吾别後。妹見此物。猶見吾也。碧珍珠淚滿眶。手握玉扣。唯唯應之。一聲珍重。載唱驪歌赴目。東山告其母曰。男兒志在四方。豈可老死蒿下。兒擬赴滬一行。以肄其學。他年爲社會服務。徼建事功。亦足慰父母之期望。惟李家姻事。兒決不願。母愛兒者。當宥兒違命之罪也。母曰。姻事已爲汝父決定。豈能取銷前議。惟赴滬求學。此爾吾兒向學熱忱。母何敢阻。兒其行矣。汝父前。吾當善爲措詞也。東山聞母言。意乃決。次日。檢點行裝。別母而去。不料長途鬱鬱。抵滬後。寒疾大發。病中念及碧珍。不覺千愁萬緒。起伏胸懷。此時雁字排雲。蛩露吟泣耳聞目見。一隻（未完）

作事成功的三個要件（翦）

第一要辦得清楚：天下的事情繁多。預先若不審擇明辨，受一時的感情衝動去幹，一定是失敗多而成功少。且，

第二要不畏難：凡事在起初創辦的當兒，必須要經過許多困難，方才有成功的希望，若見難即退，一定是不會成功的。

第三要有恆：凡一事成功，必須目標抱定，有始有終，方克有濟，若是見異思遷，朝秦暮楚，恐怕終了是徒勞無益了。

大鯨魚南下

運往平漢沿線展覽

〔濟南十二日電〕山東孤貧院前運大鯨魚雙頭僧來平，在東車站貨場展覽，現以期滿，昨已實行停止售票，定今日往平漢路南下，分在平漢沿線各大站售票展覽云。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三箇）（二假）

第八回 救劉雲馬青鋒贈金 寫訴狀龍寶山賣卜

穿過前面一帶樹林，便是一座小土山，埋着頭向前繞山而走，却不料迎面來了個測字先生，右手中托着字課盤兒，左手拿着個小白布旗兒，旗上寫着，龍半仙知命測字，六壬大課，合婚選吉，看相地理，代書文件，也埋了頭繞山向南而行，兩下正撞個滿懷，劉雲行路太猛，不由向後一坐，噗咚跌倒，那測字的被這一撞，打了個踉蹌，向後倒退幾步，身子雖未跌倒，那手中捧着的字課盤兒，却倒翻在土山脚下，一陣風來，吹得那字捲兒叫下滴溜溜滾去，那測字的見撞倒了一位年邁之人，趕着上前扶起劉雲，給他拍灰，口中打着招呼，然後纔去拾字課捲兒，劉雲也覺得不好意思，向那測字的道歉，測字的問他何事匆忙，年邁之人，如此的急促行走，劉雲歎了一口氣，見他是個測字的，便說先生是走江湖的，會寫狀子麼，測字的聽說寫狀子，忙將手中小旗兒上面的代書文件四字一指道，不會寫狀子，怎好寫這代書文件四字呢，小可做八股文章，倘做得好，何況是打官司的狀子，你說了來，我便給你寫就是了，說着二人便在左近，找了一塊光滑的青皮石上，坐將下來，馬青鋒躲在後面樹林內，見那面白布小旗，忽然心中靈機一動，暗說此人莫非龍寶山，[illegible]上任，先私訪麼，不然那有這巧法，名字換做龍半仙呢，不知賣卜者是否龍寶山，請看下文分解，

同是天涯淪落人〇 相逢何必曾相識〇

第九回 龍寶山館驛得奇夢 暴武揚府第接京書

話說馬青鋒在樹林內估量那測字的是龍寶山，果然被他猜個正着，看官，原來這測字先生正是新任淮安府知府的龍寶山，當馬青鋒初次找尋羅榮報仇的時候，正是龍寶山調京之時，馬青鋒登程訪友，一路行俠作義之時，正是龍寶山外放淮安府之日，龍公自陛辭出京以後，便帶了劉福劉奴兩個，奉領護送差役，迤邐向淮安進發，龍公在路盤算，暴慶王發動，諷勸恩師保我外放，莫非他存心教我到京外害我不成，再想到淮安地方事極難辦，既有暴慶王的寄子暴武揚在又素聞那地方多匪，這次陞官，前途如何，眞要自視造化，因此一路上并不十分開心，但打算到任後，如何去盡忠心，下安民意，這日行到淮安府境，住在館驛之內，到了半夜忽然得了一個奇夢，乃是一個少年男鬼，同着一個年輕女鬼，像係夫婦模樣，那男鬼頭戴文生巾，是個有功名的身分，